

言情小說

水底鴛鴦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五年十月再版

小說 (水底鴛鴦) 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一角二分



分售處

編譯者

錢塘蔣景緘

發行者

進步書局

印刷所

文明書局

發行所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長沙 溫州 常德 福州 廣州 汕頭 濟南 石庄
北京 天津 保定 西安 重慶 漢口 武昌
南京 杭州 上海 甘肅路 上海棋盤街 上海拋球場

言 情 小 說

水 底 鴛 鴦 提 要

蔣君景緘擅小說家言本局刊行
數種海內爭以先覩爲快此書亦
蔣君生前得意愜心之作中叙一
貴族私生女兒謂他人母經歷許
多波折磨劫乃與所歡成婚因緣
美滿得未曾有其描寫未婚前兩
人誤會情狀與紅樓夢之記寶黛
齟齬妙堪匹敵凡十二章

言情
小說

水底鴛鴦

錢塘蔣景緘著

第一章

當魯意十四御世末年。聚國中諸侯于輦下。巴黎之中。奇麗悅目。靡樂醉心。弦管嗽嘈。俾夜達旦。公園劇場。裳襪雜沓。服色之炫。車馬之美。或超中人之產過之。而猶歆然不以自足。蓋當時皇帝沈於酒色。國俗風靡。罕以泰修爲病。然外與西荷諸國構釁。內則徵役繁興。國力浸憂不給。其得漬於媮樂者。多在貴族。平民社會。則且蹙蹙不能終日。故爾日之所謂黃金時代者。實歛窮櫪之膏血。塗澤而成。而貴族失勢。生計亦立形奇絀。覘國勢者。遂謂此時情

事大類雕文之柱。髹漆錯采。煥然照眼。其中朽腐蠹蝕。已臻極點。直待時而摧折耳。

當吾書開章之始。其時乃值六月。避暑之園。遂乘時而出現。而池館之清幽。葩卉之葱蒨。尤以享白花園爲勝。園西臨先河而建築。門外作穹形鐵闌。絡之。入夜穹門之上。燃燈火如繁星。曲折成園名。倒影水中。絢爲奇彩。門內碧草如茵。上有樹蔭。噴池濺玉。飛於樹杪。涼生衣袖。唯來者旣衆。空氣差亦減少。則人爲地累。園固不任其咎也。

園中飲食游戲之場畢備。而水榭風亭。復附益以洞房邃室。室設枕簟。以備游客憩息。蓋雜賓戾此。信有如歸之樂矣。

園之東有樓五重。俯瞰園中。景物歷歷如繪。樓爲嘉德亨白所居。園則嘉德之父蘭茵亨白所締造也。亨白家本貴族。公得之亂。蘭茵爲怨家所牽涉。忤朝旨削藉。其後公德以西王力返國。而蘭茵之爵亦不復。蘭茵之爵。蓋伯爵也。既坐廢。遂淪於市隱。以臺榭禽鳥自娛。築是園爲菟裘計。巴黎之人。少習侈。貴族忽賤。尤託縱恣。以肆志。蘭茵揮霍成性。老而彌甚。用不足則舉債以繼。久之。赧臺累百級。遂僦園得值。少甦其困。園名固曰亨白。而滄桑之感。蓋問不容髮矣。嘉德二十未娶。尙依父母以居。嘉有世父曰博爾美亨白。商于英倫。屢書召其猶子。嘉時肄業陸軍學校。將卒業。且憂蘭茵老。故弗果往。此時嘉已考試得文憑。家居數禮拜。以避黨熱。顧

其家乃與甚囂塵上之避暑園比。母亦南轅者比之轍歟。

一日薄暮。宿雨初霽。晴虹見於天末。新月西來。一鉤全吐。微作頰色。若表示翌日之將酷熱者。嘉德廣步樓下草場。吐納清空之氣。淺莎經雨。蒼翠欲滴。垣外車聲隆隆。馬蹄踏踏。蓋皆爲清夜遊者之轍迹。而蕭索之門。雖近常尺咫。曾無枉而過者。此家候關之鈴。略似啞人之舌。長日匏繫無所事事。然於此時。則啞人之舌忽動。有車臨於門外。車中之人。當戶而立。秀髮臨風。長裙率地。丰神濯濯。天人也。顧掣鈴之際。爲力至猛。似與此鈴有憾。欲藉一掣以鳴其不平者。於是鈴聲大震。闌人本伯急趨至門。嘉亦立止其步。以覘來者。門啟。此女入矣。甫入。卽詢公子何在。本伯未及答。女已瞥

見嘉德立處。并步而前。裙幅忽絀於足。幾至傾跌。嘉急致扶掖。將與握手。女忽潛手襟際。斥言曰。先生！此禮施之於妾。得毋嫌其隆重……語未畢。嘉蹙額曰。梅麗！在理。君固不當先生我。凡人之情。相處愈久。則感情愈密。不圖君乃反是。然則我亦將以密斯相答矣。言時。卽鞠躬曰。賀司福密司。下走之言。其有當否。是時梅麗背嘉而立。脩蛾顰蹙。幽怨萬狀。聞其諧語。愈增憤惋。淚簌簌下着襟上。瑩如巨鑽。嘉承之以巾。將爲取拭。情意殷渥。似悔適之譴浪。傷其感情者。女見狀。意愈憤激。却之曰。妾非君之弄兒。將欲顛倒播側。如技師之牽傀儡者。君心毋乃太左。且君雖與妾久處。是時且將不面。更何疏密之可言。妾欲名先生。則先生之。豈慮或捫

我舌耶。乃掩袂望門而奔。嘉張兩手如翼。遽要之曰。密司何所見而來。何所聞而去。下走苦於未通腦電。不能入君心房。聆其語。或者密司哀其瞽惑。姑辱以教誨乎。言至此。殆亦皇皇欲怒。女他視不顧。面部慘沮無色。終弗一語。嘉則植立以待。凝如石像。而心中之轆轉不能自已。則又與石像殊其勞逸。兩人嘿對有頃。女謂嘉不備。衝腋而去。嘉急追躡。則已就車。圉人揚鞭於側。睹嘉之面靦躬致敬。嘉徬恍之中。不知所答。似聞梅麗口呼菲力。促其速執韁。繼菲力者。圉人名也。須臾。此車風馳而去。嘉躑躅門首。如喪知識。是時天幕愈低。園外燈光耀人眼。道上之車。往來如織。嘉不耐久立。遂歸室已。嘉自念今日行事。彷彿如墮夢寐。而梅麗怫鬱之故。

乃竟百思不得其解。意其或者驟膺狂疾。然觀其舉動。似又弗類。於是疾轉室中。苦心研究。思路既不可通。則力與雪茄宣戰。烟氣迷漫。一室戟刺。人鼻猶不爲止。亨白夫人微聞其事。愛憐壯子。促命傳餐。召之共食。席中故述他人以紛其志。然嘉德之志不奪。唯諾而已。

第二章

梅麗者。安拔公爵之女書記也。幼爲棄嬰。不知其所自出。寡婦賀司福者。設酒肆於巴黎外之蘭斯特村。村多植葡萄。賀司福氏亦藝焉。密昔斯賀司福之後圃。有葡萄數十株。垂藤引蔓。廣逾數畝。瀕結實。則以人守其中。司驅鳥雀。且防他人之盜取。一夕夜方午。

守者聞外垣窸窣有聲。急事邏察。昏黑中已見一人踰垣逸。逐之弗及。乃返。審視無所失。卽亦不復置慮。行時忽有一物跣足溫厚而爽。狀類包裹燭之。則錦綳文襪。結束綦固。甫啓視。呱呱之聲遽作。赫然一女嬰也。嬰之身旁有一囊。襪其襟際。實以金鑽。題其襟曰。留養此嬰者。以是爲犒。守者雖不辨標題者爲何事。而燦爛之金鑽亦頗知爲瑰寶。於是匿其物而獻此嬰於密昔斯。賀斯福。密昔斯早作孀。雌膝下煢煢無子女。得之喜甚。因女撫嬰。命之曰梅麗。梅麗無氏。卽氏之曰賀斯福。爲之聘乳母。置小兒之家具焉。梅麗自出母腹。卽嬰折挫。比長。荏弱無與倫比。顧性早慧。就村中學塾者三年。講師爲之避舍。密昔斯憚其遠出。遂輟弗學。女不以爲

善格於勢。遂輟其業。藉書報以爲導師而已。女旣知書。讀其襟上之標題。竊疑已非母也。女因從容詢之密昔司。賀斯福。密昔司懼其去已。力辨其非。是女曰。愚哉母也。兒卽爲他人所出。而吾母提撕掬育。以迄今日。身非木石。寧有受其覆庇。至於如是。而能決然叛去者乎。且生我者卽不可忘。能亦旣爲所拋擲。則天屬之愛已絕。女誠嚮昧。解決亦能及此。母無慮也。言時。匿身密昔司懷際。手攬其頸。爲稚子狀。密昔司固愛梅麗。謂爲降凡之天使。於是卽吻之曰。吾愛汝。何慧黠乃爾。猶憶吾年若汝時。略解酬對。吾母已詫爲不可多得。苟使老人見汝。當不知更作何語矣。自是密昔司防其女之更見舊物。於其初來時之衣襟。悉扃鐫之。不令或見。女亦

不復以其所生詢諸密昔司矣。

以上吾既略叙梅麗之身世。此下當表及嘉德亨白與之締交事矣。先是賀司福氏所設之肆。近於溪側。溪水爲塞納河之分支。清瑩若鏡。水中游鱗。歷歷可數。女暇時輒事游釣。刺一小舟。親執機焉。當夏溪之中央。藕花盛開。梅麗盪舟入花之深處。折馨以出。白衣若羽。望之乃如天女之降人間。世村中少年咸艷女美。欲與締交。女落落不以爲可。因目之曰玫瑰女。謂玫瑰之紅香可挹。而刺能傷手也。

方嘉與女初覲時。乃在秋末。溪中荷葉盡萎。波淨於楷。盪成空碧。女弄舟其際。隨流容與。時引槳。掣波成渦。白珠跳濺。侵及衣袂。女

顧以爲樂。薄暮猶不言返。忽西風猝起。篷背瑟瑟作響。黑雲紛吐。天際殘陽。爲其所掩。斯須。天容如墨。似將入晦。女知急雨且至。鼓棹欲回。舟甫移。滂沱已及其面。於是勢益勁。溪水猝漲。白波瀾瀾。船身盪搖不定。如欲傾覆。於是女始悔其獨出。意大怖。然舟詎岸遠。且無舟足以呼救。則亦強忍不聲。第乞靈於敏活之手腕。不謂風饕雨虐。又挾波浪之勢。竟戰勝此女郎之腕力。

舟屢進屢阻。女喘汗淫淫。迄不能濟。旣而劃然一聲。舵尾忽然傾折。舟遂旋轉不定。女希望旣絕。抱舷而泣。而飄搖之患。初不爲止。似上帝之意。直欲以此如花美人。葬之龍堂。鱗室而後始遂其摧折之志也。然著者之筆。敢與上帝力敵。倘此女郎竟死。後此從何。

着筆。故當梅麗絕望之頃。溪之上流。已有一舟。冒此風雨而進。舟行絕駛。且得風助。瞬息已近。梅麗受此震盪之餘。雖有來舟。乃竟未覺。流宕既急。且爲來舟所激。舟忽左側。女方力圖挽救。舟唇猝及舷側。舷裂。女傾於水。來舟中人。知有變故。急燃火審視。得其狀。舟中釋少年。遽去冠服。奮身下水。女在舟。本抱舟舷。既墜。殊未一手。故雖及溺。猶易蹤迹。少年賈勇踏波。張兩手以求溺人。冥搜無所得。大懼溺人之隨流以逝。既忽觸及折舷。因得梅麗所在。立引其髮。使之出水。已亦引頸而上。審視其處。距舟已踰數水里。奮力以呼舟子。相隔既遠。聲浪不足以達。乃挈梅麗泝流而上。爲時可兩句鐘。乃至舟許。比登。則女已昏不知人。舟子躊躇曰。設此女終不

市之觀望。雖厭聞之風景。其賦亦其家之田。始以其父。幽蘭。苗。似。榮。



獲生。不識主人將焉置此。少年曰。吾必訪諸其家。俾其歸骨邱隴。不然者。余旣與之俱出。豈復聽其水葬乎。言時。親爲按摩。以去積水。復命舟子以舟艤岸。訪此女之家舍。舟子弗敢違。心則竊病主人痴絕。舟旣泊。怏怏而去。少年初不爲動。按摩如故。久之。女喉際格格作響。水盡出。倏眸初展。顧己乃臥于他舟。一少年坐於其側。意頗駭詫。然發言尙艱。眸亦啓而復閉。少年懼其復昏厥。且倉猝不得醫藥。則惟仍以按摩爲唯一之良策。

第三章

少年者。吾書所叙之嘉德亨白。而舟子則其家之傭也。嘉德惡塵市之囂塵。耽鄉間之風景。此地有其家之田畝。及其父蘭茵建築